



## 002 魏惠王真的输在急功近利吗？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<sup>2</sup>（年度日更） [进入课程>](#)  
06-12

002 魏惠王真的输在急功近利吗？ 10:27 9.57 MB [↓](#)

金北平 讲述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》。

这一讲，我们正式进入“周纪三”的正文部分。

### 长命的卫国

慎靓王  
元年（辛丑，前320）  
卫更贬号曰君。

周慎靓王元年（前320年）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全部记载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：“卫更（gèng）贬号曰君。”卫国，“卫生”的“卫”，吴起和商鞅的故乡，国君再一次自贬封号，从“侯”降为“君”。

之所以说“再一次”，你也许还记得26年之前，周显王二十三年（前346年），卫国已经给自己降过一级了，从“公”降为“侯”。（S1-186，S1-187。本季标注上一季内容时统一编号，S1-186指第1季第186讲，下同。）

破罐子总是容易破摔，这一次的降级，称“君”，属于孟尝君、信陵君那种级别，连独立国家的身份都不要了。正因为贬号为君，所以在史料的记载里，卫国这一任的国君称为卫嗣君，而不是卫嗣侯。

考察史料来源，《资治通鉴》的这段记载照例是从《史记》抄过来的。《史记》在记载卫国国君谱系的时候，很可能出了错，这就意味着“卫更贬号曰君”这件事未必发生在这一年。但这并不重要，我们就不去考证细节了，只有一处需要借助一下《史记》，那就是贬号事件发生在卫嗣君在位的第5年，这个时候，卫国的地盘就只剩下濮阳这一处了。（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）

卫国都城濮阳，顾名思义，位于濮水之阳，也就是濮水北岸，在今天的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故县村，故县村北边不远处就是战国时代的黄河故道。卫国从周安王二十三年（前379年）迁都濮阳，到贬号为君的时候历时将近一个甲子。

在这几十年间，国际社会风云变幻，既有大欺小，强凌弱，也有臣叛君，下犯上。卫国内部就经历了一场变乱，贵族出身的子南劲篡位上台，小小地改变了卫国的血统。

篡位者的常见心态是：抓大不妨放小，不求面面俱到。所以“贬号”这种事倒也不算太难为情，既然国力确实在走下坡路，必须仰大国鼻息才能生存，那又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呢？

就这样，姿态最低的卫国反而在乱世当中活得最久。等到其他诸侯都被秦始皇灭掉了，又等到连秦始皇都驾崩了，秦二世上台，一直苟延残喘的卫国这才吐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，勉强能算寿终正寝。

### 魏惠王的雄心与运气

慎靓王  
二年（壬寅，前319）

秦伐韩，取郢。  
魏惠王薨，子襄王立。

孟子入见而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”

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  
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

‘孰能一之？’  
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

‘孰能与之？’  
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、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！’”

转过年来，周慎靓王二年（前319年）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了3件事：第一，秦国攻打韩国，夺取了郢城；第二，魏惠王死了，儿子魏襄王继位；第三，这是浓墨重彩的一段，说孟子见到魏襄王，看不顺眼，话不投机。

我们先看第一件事：史料出自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，被秦国夺去的郢城是韩国的一座重镇，原先属于郑国，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《郑伯克段于鄢》标题里的“鄢”就是这个地方，位置大约就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。

韩国吞并了郑国，郢城自然也就归了韩国，这时候城池再度易主，被秦国占了。

再看第二件事，原文是“魏惠王薨，子襄王立”，然后交代孟子初见魏襄王的场面。我们特别有必要对照一下朱熹在《通鉴纲目》里是怎么改写这段内容的：在“纲”的部分，朱熹把司马光的记载浓缩成两句话：“魏君薨（yīng）卒，孟轲去魏适齐。”

一切政治正确都包含在称谓当中：“魏惠王”变成了“魏君薨”，意思是不承认魏惠王头上“王”的头衔，“薨”变成了“卒”，这就好比从“逝世”变成了“死”，魏惠王只配“死”，不配“逝世”。

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魏惠王终于死了。在这一段漫长却多姿多彩的人生里，魏惠王始终不懈地把魏国崛起的梦想一步步付诸实践，但眼光和运气从来配不上他的雄心。

以至于错失了商鞅、孙臆这样的顶级人才，偏偏又和秦孝公、齐威王这样的英主在同一座国际舞台上竞技比武。虽然国力一再遭受重创，但输人不输阵，他还偏偏要给自己升级头衔，和卫嗣君的贬号做派大相径庭。

儒家从孔子强调“必也正名”，到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第一段“臣光曰”强调“分（fèn）莫大于名”，再到朱熹小心翼翼地处置历史记载里的每一处称谓，看得出儒家对名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变态了，由此可以反推出名分在社会上的真实约束力每况愈下。

回到历史文本，魏惠王的称王和卫嗣君的贬号，很难说谁的策略更高明，毕竟大国和小国各有各的生存之道。小国可以低调做人，苟且偷生，反正从来都是小国，没有大国那么高的自尊心，而大国如果也这么做，自尊心怎么都受不住——就算国君受得住，贵族、官僚和老百姓也受不住，就像晚清的局面一样。

魏惠王把国家搞成这样，算不算咎由自取呢？孟子觉得算。孟子长年寄居魏国，享受国宾待遇，带着大批弟子和追随者在魏国的高级宾馆里边白吃白喝，时不时领受魏惠王的虚心讨教，对魏国的时局和症结相当了解。

在孟子看来，魏国从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沦为今天这个地步，最该怪的就是魏惠王急功近利，一味好战。

魏惠王当然不服气，给孟子一一列举自己亲政爱民的措施，解释自己何等的用心良苦，比其他诸侯都强，这才引出孟子那句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名言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但孟子的批评显然并不中肯，因为魏惠王就算搞仁政，或者仅仅是搞扩张，专心做好内政和国防，结局也未必更好。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就是强了魏国一分，快了魏国一步，还更受好运气的青睐，更何况魏国地处中原腹地，四面八方都要御敌，稍不小心就会左支右绌。

相形之下，秦国可以专心向东方扩张，齐国可以专心向西方扩张，南方的楚国也可以专心向北方扩张，所以到了战国中晚期，秦、齐、楚成为战国七雄当中最强的三雄，地理优势带来的影响绝对不容小看。

魏惠王总算结束了苦心经营的一生，把魏国这个烂摊子交给了儿子魏襄王。孟子当时还在魏国，和魏襄王的初次见面给他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，告辞之后发了一句很经典的牢骚，说魏襄王“望之不似人君”，看上去完全没有一名统治者该有的样子。

“望之”是从远处观望，得到的印象是“不似人君”，接下来还有“就之”，也就是近距离接触，得到的印象更差，原话是“而不见所畏焉”，用大白话说就是傻大胆、混不吝。

《资治通鉴》的这段记载，是从《孟子》这部书摘录过来的。《孟子》这部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孟轲晚年撰写的一部回忆录，可信度在先秦著作当中就算不能排名第一，至少也算名列前茅。

孟轲对魏襄王的第一印象之所以重要到具有“资治”的意义，是因为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，统治者必须具备以上两大特质：一是“似人君”，当领导就该有领导的威仪，不怒自威，气场强大，二是“有所畏”，必须知道害怕。

第一点容易理解，关键在于第二点，为什么“害怕”如此必要呢？

这是因为人如果没有威仪，没有畏惧，做事就容易轻率，结果就会像《老子》说的“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”，对于身居高位的古代君主来说尤其如此，权力几乎不受约束，一旦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容易为所欲为，酿成大祸。

从世俗角度来说，该对责任感到害怕，毕竟位置越高，责任越大；从神权角度来说，该对天地鬼神、列祖列宗感到害怕，既怕对不起他们，也怕他们生起气来会对自己不利。

在司马光的时代，王安石恰好就是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”的范本——身为国家总理，却毫无威仪，不拘小节，连最基本的个人卫生都不讲，没个人样儿，而且“天命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，简直狂得没边了。

如果请哈耶克来评价王安石，他一定会说：“看嘛，这就叫理性的僭妄。”

王安石有这种做派倒不算很奇怪，但是，魏襄王出身高贵，也没有生活在昏君家庭，怎么就没能被好好培养，以至于才一继位就“望之不似人君”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划重点 [添加到笔记](#)

- 1.魏惠王的称王和卫嗣君的贬号，很难说谁的策略更高明，毕竟大国和小国各有各的生存之道。
- 2.魏国地处中原腹地，四面八方都要御敌，魏惠王就算搞仁政，或者专心做好内政和国防，结局也未必更好。
- 3.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，统治者必须具备两大特质：一是“似人君”，二是“有所畏”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动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 [戳此参与讨论>](#)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<sup>2</sup>  
来，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  
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前一篇 后一篇

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[微信](#) [朋友圈](#)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李盈 6月13日 [+关注](#)

魏国的地形确实相当不利于防守。它北有赵国，南有楚国，东有齐国，西有秦国。而且，韩国的领土还和魏国相互交错，把魏国东西两边隔开，这就导致魏国需要同时应对同时代的所有强国。

魏国的处境，就像热带草原上落单的雄狮，虽然自身实力强大，但是也经不起鬣狗这种“卑劣”动物无休止的骚扰。一旦雄狮体力不支，鬣狗们就会群起而攻之，百兽之王也经常死无全尸。

从这个角度说，魏惠王能苦苦支撑半个世纪，还能把江山传承给魏襄王，实属不易。要知道魏惠王的时代，竞争对手也不是吃素的，他能比其他诸侯做的好那么一点点，也值得“沾沾自喜”一番了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3 12 179 分享